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九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卧子

編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宋存標子建參閱

陸貞山集

疏

陸 粲

處置邊防疏

葉邊墻

臣間設險守國經世之要務有備無患保邦之遠圖古之有國家者未始不以城郭溝池爲固其在邊疆

所繫尤重。不可一日缺焉者也。臣竊見我朝西北邊防處置。可謂周密。然日久弊生。不無少弛。且如陝西河套。本吾內境。國初設東勝衛於此。以控扼其地。其後廢而不守。遂使河套之險。棄爲虜巢。每歲秋冬。虜輒屯聚其間。爲我邊患。其寧夏地方。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勢平衍。城堡稀疎。邊牆低薄。易於掏挖。壕塹狹淺。可越而過。虜每擁衆。從此而入。肆爲殺掠。我軍無險可據。分而備之。則患人力之單微。聚而不罷。則憂餽餉之難繼。使一方騷然。八郡困敝。戕此之由。往

時建議者，每欲舉張仁愿築受降城故事，復守東勝。

此爲度祖宗故地，策非迂也。但不可內。

阻河爲固，連接寧夏大同二鎮，以爲聲援，是誠上策。

顧事體重大，未敢輕議。爲今之計，惟有將前項邊牆

幫築高厚，壕塹挑濬深濶，外以禦虜寇，內以衛耕牧。

最爲急務。正德初年，該陝西總制都御史楊一清條

陳邊務，要將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澗池至寧夏橫城

三百里內，邊牆幫築，已經兵部題覆准行，興工築牆，

約計四十里。會本官去任，其功未竟。繼之者畏事避

嫌，莫肯任此。因循至今，邊患日甚。陝西地方益加凋

敵將來之憂。恐不止如今日而已。幸遇 陛下天縱
神武。方勵精圖治。修舉舊章。邊防重事。所宜及時經
理。况陝西自今年六月之捷。虜人創艾。未暇深入。爲
寇地方稍寧。正可有爲之日。夫難得易失者時也。此
際不爲。後欲爲之。恐愈難矣。諫者多言邊塞之地。風
沙飄擊。版築之功。難成易壞。然自正德初迄。今二十
蓋西邊靖立之後。沙壘與塙平。或高。于塙則夫險
餘年。前項邊牆四十里者。猶屹然如故。則斯言之不
矣。故西邊非塙不可。築乃沙。不。當。使。積。也。
足信亦明矣。夫興事立功。要以實心爲之。能極堅完。
自堪耐久。若如當時原議。築塙濬壕。高廣深濶。皆踰

二丈有敵臺以便守禦。有暖鋪以便巡警。有小堡以相協助。有墩臺以備瞭望。處置精詳。形勢雄壯。選調勁兵。分布要害。虜人畏憚。自然不敢侵逼。其欲來送死。仍前填壕挖牆。我軍乘高矢石交下。彼之人馬損傷必多。虜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其勢必至奔潰。因而乘之。蔑不勝矣。爲今日守邊固圉之計。莫先於此。臣嘗詢訪西人。僉以爲便。且謂有五利焉。蓋憑高視下。以逸待勞。士有全力。以制虜敵。一也。畜牧在野。得免驅掠。歲益孳息。邊民富實。二也。今邊境乏馬。牆成則

步卒守。量省騎兵。減芻秣之繁。免追賂之累。三也。寧夏地方。大小鹽池。歲課嘗患不克。緣守臣以虜寇不時侵軼。撈取則恐惹事。而有咎。招商又多畏憚。而不來。墻成則得以時撈取。商賈流通。鹽課克羨。軍用益饒。四也。廣開屯田。安意耕獲。歲收子粒。以佐軍興。漸省轉輸。用寬內郡之力。五也。議者不察此。顧以勞人費財爲言。曾不思陝西諸郡。邇年供給邊餉。飛芻輓粟。千里不絕。勞費何可勝言。一遇虜賊入套。聲息稍繁。邊臣奏開鹽引。及動支官帑銀兩。輒數十萬。今築

堵止三百里。先年原擬人夫口糧等用。止該銀十六萬兩有奇。又加以別項雜用。總計不過二十萬耳。堵成之後。使虜不敢入套。邊方無騷擾之患。內地有休息之期。計每歲所省。視築堵之費。何止數倍。所謂一勞久逸。暫費永寧。較其利害多寡。亦灼然易見。但恐邊臣偷安。過於畏慎。自生疑阻。是在聖心獨斷。委任責成。然後流言不行。人肯任事耳。如蒙皇上俯察愚臣之言。乞敕兵部查照先年題覆事理。及臣僚中有建言及此者。叅詳諫處以聞。敕陝西提督邊務。

大臣會同彼處巡撫都御史親詣前項地方相度整理其所用銀兩於太倉動支一二十萬。如果不敷。或量開鹽引。或支陝西布政司無礙官銀接濟。選委布按二司。及分守守備等官。分董其役。務令十分堅固。不許苟且塞責。春夏興工。秋冬輟役。一二年間可畢其事。如此則邊防永固。虜寇斂戢。俟數年之後。我之財力稍克。士馬足用。雖復城東勝。以收河套。亦可爲矣。

法祖宗復舊制以端治本疏

勤召對

聖皇萬心 臣伏觀

高平治之本 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以君臣同遊爲篇

曰朝名臣禮遇之事庶勸之作無不 首臣每誦之未嘗不竊嘆 聖慮之深遠也蓋自古

此誥合也

禍亂之原每生於壅蔽而壅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

不交我 聖祖作爲典訓以詔萬世託始于君臣同

遊之一言正欲通上下之情而絕壅蔽之害其所以

貽厥孫謀者至矣臣聞天下之勢如一身必血氣周

流而無滯則其身堅強譬如一家必骨肉歡洽而有

恩則其家康泰古之善治者每以通達下情爲先務

君臣之間日相接見非特三代盛德之主若此而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漢唐以下皆然。未有隔越不通。如近世之甚者。今必

時時延詢。言論舉止。固亦可以親視。况其

先去此弊。然後天下事可從而理。不然雖興利除害。

下。其弊。則容之。事。其為寬。仁。大度也。

惟口不足。亦暫得而終失。未見其有益也。仰惟我

聖祖創業垂統。正名定分。極嚴於君臣之禮。然接遇

臣下。延納群情。曾無少間。當時遣將出師。皆面授成

算。帷幄信臣。若劉基。宋濂。諸人。日侍左右。遠方早賤。

布衣儒生。俱蒙引對。甚至民之役于官者。亦以言事。

直達御前。是後若 太宗 仁宗 宣宗。咸遵守而

行之。一時而三楊。蹇。夏。輩。承顏造膝。議論往復。猶家

人父子。是以上下交孚。底于極治。朝廷政權。自不
至于芟落下移也。臣聞諸故老。近世朝儀。起自英
宗。以幼冲踐祚。未能親決萬幾。當時諸臣。苟爲權宜
之計。常朝奏事。限定起數。隔日預定。春坊本擬旨
發落。自餘政事。俱俟朝退。具疏封進。沿襲至今。遂爲
故事。每日常朝。諸司引奏。皆瑣碎事務。官員謝恩。見
辭。頃刻而退。此外君臣無復相接情意。壅而不通。弊
端由之。以啟天下之患。無大於此者。迨英宗自南
宮復辟。始親政事。大臣如李賢。王翱。特被顧問。近

孝宗晚年亦數召劉大夏戴珊等議事然猶未能盡復舊制是若有待于今日者。陛下以聖神御極總攬權綱釐革弊政慨然欲舉一世於三代之隆甚盛心也然圖治者必端其本。猶治病者當究其原。今日本原受病之地正在上下之情不通故臣之愚以爲必先去此弊然後天下事可從而理也。臣謹按大明會典內所載朝儀華蓋謹身武英等殿皆得朝見奏事又云凡朝退燕閒及行幸處文職三品武職二品以上及勲舊文學之臣賜坐觀此則知內殿乃君

臣常接之地。而凡乘輿所在。臣子亦得侍從矣。又按御製五倫書。及先輩名臣所著。聖諭錄等書。徃徃載當時顧問應對之語。舊典甚明。可爲依據。伏願

陛下遵太祖之遠猷。繼列聖之成法。盡剗數十年之弊。以復舊規。每日視朝罷退。御便殿接見群臣。凡政事之大者。所司先期上奏。至日仍據其本末委曲。敷陳大臣在旁。上與之熟議。可否親賜裁決。事畢之後。泛問當世之務。人材賢否。軍民利病。皆得言之。侍從臺諫。輪日奏事。或許非時請對。撫按方面等官。及

諸邊大將。廷辭入謝。皆引見。賜食。訪以便宜。其餘外服。庶僚。凡因事而至者。卒然時召一二而問之。得以周知民間之疾苦。至於講學一事。所繫尤重。今經筵月惟三。御寒暑。又皆間歇。惟日講最爲親近。然接對不過數刻。情意猶未盡通。乞如洪熙年間。開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博聞有道之士數人。置諸近侍。使更番入直。陛下聽政之隙。輒造其間。從容下問。或講經史。或論治道。涵養漸摩之久。自然有益。聖德如此。則上下之情通。壅蔽之害去。天下事將無不可爲。

者。雖三代之治，亦由是可復矣。

去積弊以振作人材疏 用人

臣聞立賢無方，古之常道。我祖宗朝用人，初未嘗拘泥一途。近時典選者，專守資格，偏狹固滯，壞盡人材。其弊已非一日矣。茲遇陛下聖明，庶政日新，舊章漸復，海內延頸，相望太平。臣愚切謂致治莫先于人材，而欲人材之興起，必去累年之積弊。用敢略舉數事言之。其一，選用行取，及奏保旌異之類，專重進士。賢才何往無之，豈獨進士可用。今由此途而仕者，雖

或治無善狀。在上者猶護持之。其人非進士也。則指摘瑕疵。動加摧抑。人情無所慕。則不能有所勉。吾既薄之。彼寧不自棄。是驅之於不善。而使民受其殃也。臣謂舉人監生等出身者。果有賢能。宜與進士兼取。並用。屬者言官建白。已嘗及此。然所論止爲遠方。臣猶病其未廣。况庸人狃于習見。往往議其迂濶難行。自非立爲定法。常切申明。臣恐奉行者不至。姑取一二以應故事。終無以爲激勸也。其二教職。往時所重。名臣多出其間。比來此選日輕。有志者多不屑就。如

老耄昏塞，十居七八，教法不行，人材日壞。臣聞正統
天順間，歲貢生猶間授京秩。今雖舉人教官，行取者
僅千萬之一二。若進士告就此官，良非得已，而吏部
遇其遷轉，例不以要職處之。夫儒官落莫，人所不堪，
又加挫抑，其誰願此？臣謂此等果教有成效，宜優加
陞擢，以示勸。雖歲貢出身，亦間拔其尤者，不次用之，
使知激昂，且以警世之玩忽者。量增其祿，俾得養廉，
撫按藩臬，務須優待問答，免行跪禮，講書必令預坐，
且以此意戒飭提學官使爲之倡，其歲貢除遵照近

例嚴加考選外，仍復舊規。府學一年貢二人，州學二年三人，縣學一年一人。通令坐監讀書，就于其中選取教職。蓋此輩所以老耄昏塞者，正以貢期濶遠，歲月磨礱，漸至衰頹耳。今爲此則，非惟淹滯不振者，得觀光太學，而年力尚壯者，亦得及時效用。此法果行，所振拔者多矣。其三，各王府長史、紀善、教授等官，舊皆以儒碩克選。若楊士奇、周忱，由此致大用，自餘名臣尚多。今則例用闒冗不材者，終身不遷，有同廢錮。以故宗室中屢有放恣違法者，由輔導官非人，且權

漢府諸王警恣，令格固相制之。

輕故也。臣請自今遇缺皆選有學行者爲之。秩滿一體陞遷。夫民家有子弟猶爲求良師。況在皇族可不擇人輔翼。矧年勞敘進仕者之常。豈有終始一官之理。斯人之舛望不足惜。而見朝廷有厭薄宗室之意。豈所以厚本支而勸親親哉。其四邊方州郡若雲貴川廣地雜蠻夷易動難安。長吏之選視內地猶當加慎。今有願就遠方之例。其人大抵日暮途窮苟圖利祿耳。在上者曷爲徇其欲。又凡外官考察才力不及俱調遠省。是薄其民而使不肖者治之也。若曰

欲懲戒其人。使知策勵。則貶秩可矣。何必遠方。此等

去處。不幸而有梗化者。與師轉餉。所費不貲。畝若精

擇良吏。以土俗稍宜者爲之。厚其俸給。優加遷擢。使

外。言。任。職。不。宜。上。世。之。制。於。家。亦。不。宜。甚。遠。

撫字之爲愈乎。其五。鹽法馬政。國之重事。非廉幹強

力者。無以任之。今行太僕苑馬寺鹽運司等官。銓曹

甚輕其選。而士大夫尤不樂爲。其爲之。而能自振拔

者。蓋無幾人。頃 朝廷方議通鹽法。修馬政。然不擇

其人。而徒變其法。猶無益也。天下事。誠非臣子所當

爲。選華擇要。猷憚繁劇。乃不忠之大者。此風豈可長

哉。凡此數端，皆積年宿弊，最爲害事者。乞敕吏部盡行改革。一洗偏狹固滯之習，以施鼓舞振作之權。不過數年，其效將必卓然有可觀者也。其他用人之方，切於時宜者，臣愚謹摠一得之見，條陳四事於後。

計開

一久任使臣。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我朝稽古立法，內外官員，俱歷九年。考其功過，以爲陞黜。其後稍變前制，然弘治以前，仕者亦多歷俸兩考。纔陞，自逆瑾盜政，始隳舊章。內外官員，遷轉不常，人思

速化。因循苟簡。推日望陞。縱令有所建明。亦多不究。其智新故交承之間。姦弊因之而起。比典選者亦曾議及此。然立法不平。如謂知府知州應久任似也。彼布按二司及府州佐貳。獨何功而歲歲遍陞乎。且官至布政按察亦尊矣。其志亦可行矣。稍令歲月稍久。不爲甚屈。何必未滿輒遷。以滋僥倖勞逸不均。遲速迥異。人心不服。窒碍難行。今欲行此。必內自部院監司。外自藩司郡縣。一槩施之。縱不能盡復九年之制。亦必如弘治以前實歷六年。其賢能卓異者。與其逐

級而亟陞不若久任而殊擢如知府經陞布政副使或陞四品京堂按察使徑陞副都御史侍郎布政使徑陞侍郎或尚書凡京官任內曾歷過知州知縣者從優敘用庶几彼此適均小大競勸人各奮於事功不敢希冀倖進民生安而士習厚矣。

一慎考察臣嘗見故大學士丘濬所著大學衍義補中論考察之弊最爲明切濬之言略曰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司府州縣各齋湏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及所行事件有未完者當廷劾素以行黜陟

近因選調積滯，設法疏通，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不復稽其實跡。立爲老疾罷軟貪酷素行不謹等名，以黜之。大非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給由到部，考

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三考。然後黜降。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伸理。其愛惜人才而不輕棄絕如此。彼哉何人，立爲此等名目，加以空文。何以厭服其心乎。臣按濟此言，深中近世考察之弊。惟今天下所造，湏知文冊，止是空文。部院雖或行查，亦不過虛應故事。其前項不謹等名目，行之既久，誠

卽立此名目亦當詳實事以實

難○猝○變○然○以○

之乃不為無怪

祖宗之良法美意彼妄庸者一朝而

易之如反掌况此等弊法苟欲改革亦何難之有至於所謂考語者大抵駢四儷六兩可難辨之詞夫古之聖賢猶不能以一言盡一人今區區數語欲盡夫入之情狀難矣况未必盡公平若謂官吏賢否吏部所知有限不得不屬諸巡按亦當使明著其跡如昔人所謂某人廉吏也有其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其事以知其能仍計其所開報之虛實多寡以爲巡按之殿最則皆知所警懼不敢以喜怒之私上下

其手使公道昭明黜陟惟允賢者不至於失職而不肖者亦無所苟容其爲國家之益大矣

一汰冗官臣惟官之冗未有如今日者也一事而置

一官數人而理一事且臺省藩司布列充滿而國家

每行一事輒議別爲設官然則彼在位者徒坐食而

已乎夫爲政以人不在多寡如其賢能自可兼理不

然雖多亦奚以爲大抵添設一官止爲吏胥人等開

一騙錢局其實于民無分毫之益今天下額外剩員

所在克溢愈近民者則其害愈甚至于布按二司設

官尤爲過多。其巡歷地名。或一時總至。或先後沓來。有司政事。奪于送迎。民間財力。困于供億。況此等官員。賢者所至。有益地方。不賢者。取具文移。苟以塞責。且如清軍。最爲重事。今不過行委屬官。將前官已清查者。重錄一過造冊了事而已。行伍無所增益。里甲年年受累。又其巡歷。止于衝要地方。使公私勞費。其偏僻州縣。或經年不到。官吏放恣。莫之誰何。勞逸苦樂。殊爲不均。今之爲撫按者。止知督率二司出巡。足以禁制守令之貪暴。不知過多之爲害如此。昔唐姚

崇言擇十道按察使。患不得人。夫舉天下而纔十人。猶且難之。況今數倍之多乎。臣聞舊制止是僉事分巡。餘皆坐司管事。由今觀之。二司官緊要者。布政司則管糧。按察司則提學兵備而已。然兵備之設。亦似過多。特有可諉者曰。爲保障地方計耳。若夫詞訟既有分巡。錢糧有官督理。則分守之官。殆爲虛設。其他一官之事。分屬數人者有之。至於京官。尤爲過冗。大率。在部者過於閒逸。專管者無所建明。臣謂京官省則俸祿可減。以紓國用。外官省則供億可減。以厚民。

生乞敕吏部通行查考，凡不係緊要者，量爲裁革。省一分，則有一分之益；不然，十羊九牧，徒爲煩擾，官愈多而事愈紊，欲天下之治難矣。

一、復制科。本朝以經術取士，其名最正。然士專一經，不暇他及。一得科第，棄不復省，間有從事古學者，力分于簿書，志奪于進取，自不能專攻，不惟文辭之陋，而議論識見亦不逮前人，遠甚。蓋科舉之法，行之百六十年，而人才終有愧于古者如此。且天下固有高明倜儻之才，不能應有司之繩墨者，是科舉所得之

外未嘗無遺才也。前代取人不專一途，明經進士之外，未有制科。雖其途似雜，而得以鼓舞豪俊，網羅遺逸。祖宗朝亦有賢良方正，懷才抱德，經明行修，諸社臣愚乞倣此意，特設一科，以待非常之才。必博通經史，兼工文詞，曉暢治道者，有官無官，皆得應之。間數歲一舉，每舉不過數人。高者儲之，禁近，其次分置諸曹。先有官者，則遞進焉。如此，則天下之士爭自奮起。雖已仕者，亦不廢學。無復專經之陋矣。臣又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今天下固有學習兵書，諳曉術數。

而案牘文墨非其所長者。又有沉鷲勇敢之人。胸中
了了而不能筆之於書者。此等仕既無階。心常自負。
每有風塵之警。輒思攘臂其間。縱無所成。亦能始禍。
唐之黃巢王仙芝。宋之張元吳昊。皆以流落不遇。遂
陷凶逆。其事可鑒。大抵人有才氣而不得逞。其末流
何所不至。若御得其道。則狙詐咸可作使。乞令所在
官司。凡諸色人有不習舉業而才藝可稱者。聽其薦
聞。量才試用。其有知邊情。諳武略。膂力騎射過人者。
或隸京營。或送各邊。隨軍效用。既以收拾遺才。用備

緩急又可陰窒禍變銷沮姦雄至於薦舉之途近亦稍狹請令文武官凡到任後各舉一人自代及查復洪武十五年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正統年間方面知府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薦事例斟酌舉行庶得以廣朝廷之耳目助銓衡之明揚是或補偏救弊之一道也。

劾太監閻洪疏

馬政

臣等奉敕清查各馬牛等房頭畜會同御馬監太監張鶴及戶部分管委官親詣各倉場將現在馬牛駝

驢逐一查驗，臆壯堪用者存留外，其揀選不堪者，照依戶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就送本部與兵部給散軍民操備耕種行間，准兵部車駕清吏司手本，該御馬監太監閻洪等題稱在外填上等各馬房，馬有曾經上用及馱過金鞍賞名選記，披甲成對等項，內有患病倒死，尚且具奏埋瘞，牛有耕藉擠乳，驢頭并瞎癩馬匹聽候。聖冬等節，茶飯取用，若一槩給軍騎操，恐內外馬匹印號相雜，真偽無別，乞要止照數過實，在數目會計料艸，其點退馬匹，免行送部等因到臣。

看得馬房之設，肇于永樂年間。當時司牧得人，畜產蕃息，誠有資於軍國之用。自法久弊生，人情玩愒，虛增數目，冒破錢糧，積有歲年。浩無紀極，茲遇聖明在上，深欲節虛費，以資實用。特敕臣等清查，臣等點視之際，酌量情法，再三詳審，定其去留。據該管官旗人等重甘結狀，見在馬匹數內，並無前項馱鞍披甲等名目。其馬匹倒死，春冬二季送光祿寺，夏秋二季付馬戶開剝皮張，送順義等縣貯庫，亦無埋瘞事例。所有耕籍擠乳牛隻，并馬駝堪備取用者，俱已量爲

存留其餓損矮小老癩癩瞎者方行揀退送部今太監閻洪題稱一槩給散騎操恐內外馬匹印號相雜思得臣等初奉明旨因恐馬牛舊印模糊是以奏請再印比及點視各項頭畜除三歲新俵馬駒外其餘有印者僅千百之一二亦多細淺不真臣等據該監造報文冊內開環吉三尖等字號逐一分別盪烙其揀退者止是剪記駝尾原無印號又何相雜之有切照閻洪係該監掌印官吏司牧政亦既有年馬匹在外印號不明漫無稽查既不能及時奏請處置使

姦弊日滋。迨臣等揀退，乃復假此爲辭。希望存留。其
敢爲欺罔亦甚矣。洪又稱此時馬匹數少，若復加揀
退，廐牧將無孑遺。是又爲危言以動 聖聽。異其所
請之必行也。夫騰駒考牧，貴在精良。若多留惡馬，適
足爲同群之累。譬如治田者，不先去狼莠而望嘉穀
之蕃，烏可得哉。况見在馬匹不下數千，使司其事者
能加意飼養，假以數年，自可漸至蕃息。今乃欲留此
羸病殘廢之畜，望其孳生，以壯觀國家。寧有是理。原
洪之設心實慮，馬匹揀退，則草料亦從而節省。會派

內官司 監 錄 不可鈎考以坐食其中者多故不

小計法也
之數既少。則侵尅之利必微。是其望今日存留之多。

正爲他日胃破之地耳。仰惟敕諭謂各處輸納錢糧皆小民膏血之餘。官無實用。利歸姦貪。積弊已深。誠可痛惜。臣等伏誦至此。竊嘆睿鑒高明。洞悉奸弊。

洪雖有言。亦安能上惑聖聽。使其縻有用之財。以養無益之物。重爲民生國計之蠹哉。然洪巧飾虛辭。萬一朝廷或誤聽之。則侵漁之徒。因茲得利。仍蹈故習。將來愈無忌憚。其害豈可勝言。竊恐聖明節財裕民之至意。反爲儉人沮壞而已行之。明旨將

遂託諸空言。又何以信今而傳後哉。臣等責任所在，不敢緘默。伏乞敕下戶兵二部，仍照前旨施行。其馬匹除給散騎操外，有十分老瘦瘡癩者，既難以供備膳羞，又不堪軍人騎坐，合無并牛驢俱聽該部從宜處置。量行變賣銀兩收貯，以備買馬等項支用。仍乞天語叮嚀戒備，閭閻洪安靜守法，毋輕信下人撥置，以共成足國惜民之舉。庶几法令得行，宿弊可革，而臣等亦得以奉行敕旨，少免於失職之罪矣。

陳馬房事宜疏

馬政

先生所陳恭俱練達詳明竟以前言故卜祀改爲
臣等奉勅清查壩上等馬牛羊房頭畜會同原差太

省主消臣出爲縣令又復觀海而去
監張鼎并戶部分管委官主事賈璘等親詣各倉塲

案行該管官旗將見在頭畜從實分別毛齒卽記來
歷具揭開報公同逐一查驗除揀退不堪者節經戶
兵二部題奉欽依變賣并分給皇城四門等處擺隊
應用外見今實在馬駝驢騾牛羊并駒犢共三千九
百七十七匹頭隻查得嘉靖六年未奉 明旨清查

以前戶部原會派各倉塲料艸大麥豌豆黑豆等料
共一十八萬二千一百九十石艸四百九十六萬三

千束、今臣等查點各項頭畜俱有實數。通計一年、該用料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五石、七斗八升、艸九十萬一千五百八十四束、比之原數、該減料一十四萬二千八百七十四石、二斗二升、艸四百六萬一千四百十六束、已經造冊奏繳、及造青冊送憑會計、所據內外官員、虛增妄報、濫冒侵欺情弊顯然、論法俱難輕貸、緣節奉勅旨、都免查究外、臣等看得自設立馬房以來、迨今百數十年、糜費侵漁、不知凡幾、根盤勢據、莫敢誰何、中間雖一清查、旋復沮壞、茲遇 聖明在

上方勵精求治。虛已受言。無復曩時掣肘之患。故臣等叨承任使。得以粗效其愚。勉竣厥事。但目前之弊。雖已稍除。而將來之憂。未能逆料。苟非深思遠慮。立為經常一定之法。是塞其流而不清其源。豈久安之道哉。查得弘治年間。給事中許天錫等清查事完。嘗條陳十有四事。該部題覆准行。不幸正德初年。沮於權姦。行之未竟。臣等今據所奏。參酌時宜。謹陳十事。上瀆聖聽。乞下該部看議。采而行焉。

計開

一稽實數。臣等竊惟畜馬以資軍國之用，乃以衛民，非以病民也。今各馬房輸納錢糧，皆小民膏血之餘，而典牧者任意侵欺，浪費無極。計一馬養之資，何止破中人十家之產。蓋緣會派不稽其實數，放支盡出於內臣，是以其弊至此。乞敕該部通行各馬房，經該官員將臣等今次查過實在頭畜，逐一開寫毛色口齒印記來歷，置立文簿送部用印鈐記，付該管委官收掌。遇有孳生倒死，及該監取回發下等項馬匹，養馬官旗先行呈報，委官驗過，及報本倉附簿明白。

方准收除。各官攢遇每月赴部註銷之日。就將收除實數呈報。巡清科道官。其艸料每月或五日。或十日一次。委官親自下倉。眼同內外官。明白放支。候至年終。科道官會同委官。親詣各倉場。遞行查點造冊送部。以憑會計錢糧。庶實數有稽。宿弊可革。貪冒之徒。無從而上下其手矣。

一省虛費。臣惟引重致遠。馬牛之常性。今之所畜者。老死槽櫪。徒費豢養。而無一日之用。然使所支之芻料。盡爲馬食。猶之可也。顧錢糧之糜費不訾。而馬牛

之耗損益甚。一舉而兩失之。豈不尤可惜哉。訪得各馬房馬有支料入升。牛有支料一斗。及艸二束者。以一馬牛而兼數馬牛之食。誠爲浪費。皆由內外官員假此多支。以爲侵尅之資耳。臣等查照該部覆題及弘治年間。給事中許天錫奏內事理。叅酌損益。除耕籍牛。曾經上用。其艸料合行照舊關支。及三牛房牛隻。見今每隻日支料三升。艸十斤。別無議處外。其西兒騾馬。并擠乳馬。匹與料五升。餘馬俱各料四升。艸一束。駱駝一隻。與料六升。艸一束。其各馬房存留牛

隻并驢騾俱照三牛房例定與料三升艸十斤已經照數造冊進繳合無定爲定例通行遵守仍查弘治年間該部原題事例申明侵盜錢糧之禁敕御馬尚膳二監轉行提督太監等官嚴督各該官員今後馬牛在房務要加意飼秣除天行時氣外平時一月之間百匹之內倒死三匹以上者將內外官軍醫獸叅究送法司治以重罪如提督等官故縱容隱者聽科道官指實叅奏使人知警畏則錢糧不至虛費而馬牛亦免橫死矣。

一免會派。臣等看得戶部年年會派各馬房料艸俱行山東河南直隸順天等府辦納。動以數百萬計。實用無幾。虛費居多。今臣等清查明白頭畜已有定數。則錢糧宜從減省。况前項地方水旱災傷科役繁重。合無勅該部將嘉靖七年會派之數。除已徵在官外。其未徵者量與停止。或通融計算。准作以後年分之數。用紓久困之民。抑臣等又有欲言者。查各馬房艸場地土本爲飼秣之資。頃年常遣官閱實。計有地三萬三千餘頃。其子粒所入。姑以一畝三分計之。已踰十

萬兩之數假令歲收其半亦自足用比奉 明旨差

官勘用處置合候完報之日令該部計處每年芻料
取給于此其會派之數盡行蠲除以後更不必重徵
惟 皇上不惑羣議斷然行之凋瘵遺黎不勝幸甚
一減旗軍看得各馬房旗軍俱從騰驤寺衛所摘撥
在房專一喂養頭畜近該戶部覆題要將多餘之數
照先年事例發回原衛所差操臣等查得各房見在
旗軍共四千四十九名其間役占買閑比比皆是如
壩上馬房止有馬牛等畜共二百三十三匹頭隻却

有軍六百六十一名。冗濫至此極矣。夫設軍以爲馬也。今馬少軍多。將安用之。且如湖渠馬房。先有牛馬等畜。共七百五十四匹頭隻。今除減退外。尚有四百九十九匹頭隻。然軍士止九十二名。亦不聞有缺少之患。舉此一處以例其餘。則空閑者之多可知矣。國家養軍。歲費糧賞。不知凡幾。豈容置之無用之地。以供私役哉。如蒙敕下該部。將各馬牛羊房軍士盡行查出。照湖渠馬房例。視其馬之多寡。量爲存留。其餘悉依原擬。發回衛所差操。俾行伍克實。牧圉專精。彼

此實爲兩便。

一處牛羊查得弘治十七年給事中許天錫等奏內稱西琉璃廠羊房牲口不多用一乘田小吏課五尺童數人牧之有餘今本房添設管事官員數多艸場地上占種殆盡日支料艸尅減無遺養牲旗軍及民戶私役買閑頻年糜費財力養此瘦小牲只直至倒死方送光祿寺皮肉潰壞不堪祇待本房官員又恐死盡無憑關支料艸以爲侵尅之媒間令軍民私自買補或有孳生亦將冒頂舊數多係羸小羔愼日以

就斃牲口既無實用錢糧。又爲虛糜深可痛惜。乞救該衙門。將見在牛羊作急取用。免至倒死。靠損公私。艸場地上。照牛房例。給軍佃種。銀兩付司局收貯。以備光祿寺支買牲口。應用民戶發回該縣當差。及看得司牲司。司牲局。俱在一處。事務最簡。合將衙門歸併。或裁減官吏。行令帶管等因。臣等今次查點本房。見在牛羊四百七十七隻。據司局官吏開報。俱係光祿寺遞年發下寄養。臣等目擊其羸弱之狀。甚至甫出圍圈。卽已僵仆而死者有之。審得其間情弊。誠如

給事中許天錫所言，除將牛羊量行揀退，照依兵部題准事理，送順天府變賣，其存留者，將來瘦損倒死，勢所必至，宜令光祿寺及時取用，仍戒飭本寺今後遇有解納牲口，務要揀選應壯者收用，其不堪者退回變易，或仍責令本戶領收，不必發下寄養，以滋耗費之端，其餘若給種地土，發回民戶，減革衙門官吏乞下該部查議，悉照原奏施行，其於國計誠非小補。一嚴買補，據蕃牧千戶所官蘇鏞呈稱，東直門所裡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養性擠乳，供應膳羞，先年遇

有牛隻倒斃，負累軍人賠補。成化十四年，該所千戶郝端題准將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艸場開墾。與軍耕種，每年徵收子粒銀一千二百五十兩，俱本所收貯。遇有牛隻倒死，就行買補，惟存湯山草場以爲牧放之地。正德三年，該尚膳監太監張裕題准將湯山牧羊艸場開墾一半，徵收銀兩修理公廨。續該太監王誠又將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二處地畝銀兩俱徵在監收貯。本所官員並無干預等因。臣等查點過三牛房，見在牛四百五十隻，其間瘦損者不可勝

計徒費糧艸而無實用。緣前項子粒銀兩歸之內監
輸納。既無簿籍可稽。領買又有尅減之弊。內外官員
遞年買補牛隻。專取瘦小者。以充數。既利其價賤。可
以花銷。又幸其倒死重復買補。此其弊端。誠不可不
嚴爲禁革。乞敕該部仍照先年事例。將前項地畝并
湯山艸場子粒銀兩。俱令本所自行收貯。置立卷籍。
自今年爲始。將徵收并支用過銀兩。買補過牛隻數
目。明白開寫。科道官每年終查點頭畜之時。通行稽
考。如有侵尅那移等項情弊。從重叅究。其買補牛隻

今後務令收糧主事。眼同本所掌印官。擇取廳壯有乳大牛。不許將瘦小者。擡價收買等。又看得壩上壩南壩東。金盞兒。甸義北。高湖渠。七馬房。各有牛隻。除揀退不堪外。其間略有廳息者。量留七十隻。但馬房本爲畜馬。而以養牛。旣非所宜。况此牛又不擠乳。供應誠爲無用。令無行前項馬房。將存留牛隻。揀選內有堪以擠乳者。送裏牛房。其餘俱送光祿寺。應用以後。但有牛隻。俱照前處置。庶幾不糜有用之財。以養無益之物矣。

一革冗員。看得各牛馬羊房俱設有內官管理。馬匹錢糧每歲或七八員。或十餘員。其多者至二十餘員。馬少官多。十羊九牧。徒爲煩擾。且今頭畜更減於前。錢糧不多。官亦宜省。乞敕該部查正統等年間各馬房原設內臣額數。如有馬少官多去處。量爲裁革。養馬指揮千百戶員數過多者。一體查明。發回本衛所聽候差操。其內臣之中。豈無賢能。有志向上者。宜令提督并巡視倉場科道官察其勤能廉靜者。具奏旌擢。怠玩貪刻者。指實奏聞處治。每年終仍計其畜產。

之繁耗，以爲殿最。懲勸旣明，則人知激勵，是亦修舉馬政之一助也。

一禁饋遺。訪得提督等官，每年點視馬匹，所至內外管事人員，盛設酒席款待，及饋送茶果錢，多至百數十萬。其跟隨識字人役，亦各得分例錢，習以爲常。自上而下，交相征取。苟非培植侵欺，其財何所自至。是以徵收子粒，則刻剝佃戶。收納料艸，則勒措商人。虛增妄報，百計侵漁。其源皆起于此。今馬匹錢糧旣有實數，此弊或將不禁自革。然當積弊大壞之餘，而爲

改弦易轍之舉立法不可不嚴慮患不可不至宜敕該衙門通行禁約今後敢有仍蹈前弊者科道官及緝事衙門指實參奏處以重法臣等又訪得每年馬匹下場收放承委官員于各州縣僑戶需索銀兩遞年爲害非淺合無今後但遇下場時月該部先行奏請出榜曉諭有似前需索者嚴加懲治則人心知警而弊端可絕矣

一謹防範臣惟印烙馬牛所以分別公私防閑詐僞關係不爲不重頃者臣等查點過各房馬牛雖稱有

環吉三尖等字樣。其實通無印號。間有一二亦多細淺模糊。而太監閻洪奏乞存留。乃假印號相雜爲辭。臣等常據所見以折之矣。比聞天閑在內者。亦有盜易之弊。若使防範果嚴。豈應有此。今見在頭畜已經臣等奏請。重加濫烙。此後如有各處貢賀。及新收孳生馬匹。俱乞及時印烙。每二年或三年一次。提督官通行點視。但有文理細淺者。卽爲照前再印。庶幾真僞可辨。而姦弊不生矣。

一立公署。看得各馬房錢糧。戶部設有主事。分管。緣

倉場去京或在百里之外俱無公署可居。各官逐月下倉寓宿內臣私宅。本倉官攢亦無解宇。每遇收糧。隨同主事到彼賃住民房。或二三日事畢。旋即回京。以至錢糧之出納。通不經手。馬牛之肥瘦。邈不相關。揆諸事體。深爲未便。切見近日在京尼寺拆毀數多。變賣未盡。合無量爲拆卸。前去馬房蓋造公廨。以爲各官次舍之所。并官攢亦各造與房屋。就彼居住。以便收支。庶不往來道途。致悞公務。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

宋徵壁上木 陳子龍臥子

編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宋存標子建叅閱

陸貞山集

狀

陸 粲

擬上備邊狀

備邊

此貞山作課

臣伏以頃者醜虜不道，擾我邊郵，將士出戰，或全軍覆沒，累使告急，至于上勞。聖慮特勅本兵蒐揀戎

卒簡命文武大臣待報出師以爲應援臣竊惟國家
設立鎮戍委任將臣凡以防遏虜寇保固邊圉也宣
府重地爲國北門密邇宸居尤非他鎮之比先事預
防臨機應接實惟守邊者之責其不可他諉明矣且
以古準今中國之勢誠莫尊于我朝而虜衆不能當
吾一大縣自有匈奴以來亦未有衰于今日者也以
全盛之勢御極衰之虜宜其戰勝攻克所當者破而
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彼稍爲鈔掠我輒已不支今赤
子剝殘疆場侵駭是豈獨一時邊臣之罪哉其患之

所從來久矣。臣聞書曰：惟事事乃有其備。有備無患。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自頃邊防廢弛，將隸偷安，平居則玩愒而廢時，有事則張皇而失措。比其事解，兵休，卽復泰然，不以爲意。譬如濱河而居者，不能預築堤防，一日水潦奄降，則挈家室乘高避之，希冀水退，復還故處。歲歲遷徙，苟且支吾，謀國如此，可謂疎矣。臣竊覩事勢，不勝憤懣。惟昔賈誼弱冠，願以尺組而係單于，終軍妙年，欲請長纓而致勁越。彼之二子，豈爲好

其氣其壯

名。良以感一時之遇。思效節于明主也。臣以菲才。荷國儲養。受恩無量。自惟疎賤。性資劣。進不能陪廟堂之末議。退不能備數戎行。効歿一障。區區之忠。無以自列。謹條邊事所當施行者以聞。蓋將爲久遠之圖。而非以副目前之急也。

一曰明賞罰。臣聞御軍之法。莫先於紀綱。紀綱之存。莫要於賞罰。賞當功。罰當罪。人主所以駕馭英傑之大權也。賞罰一失。雖有良將勁卒。尚安得而用之。夫守邊固圍之臣。天子所屬以一方安危之寄者。舉

措一不當，則爲國大患。此其用之甚不可以不詳也。今也受爵公朝，輸款私室，仗越邊境，借勢禁闈，無功則冒濫陞遷，有罪則朦朧幸免。故雖有忠勇果毅之臣，一言不中節，則呵譴斥去，不復顧惜，而庸鄙饕餮者，乃得以坐享富貴。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者也。夫賢者不必用，而蒙無辜之罰，此其中必有沮之者。用者不必賢，而享非望之福，此其中必有佑之者。陛下亦嘗察之否乎？天下之患，起于因循而成于蒙蔽。苟不能一振作剷除之，未見可以善其後也。

○此○窮○其○本○

陛下聖質高明，略不世出，屬者親讞六獄，天威所臨，臣下震悚，誠推此心以憂邊事，一日慨然思起積習之弊，數御便殿，延見大臣，從容咨訪，決壅隔以開聰明，核名實以定黜陟，以至臺諫之論列，撫按之舉刺，察其果出于至公，亦當虛心納之，屈意從之，使喜怒之私無以蔽是非之明，愛憎之言不能亂邪正之實，凡諸將中賢否勇怯，莫不瞭然于聖心，有功必賞，不以疏遜而遺，有罪必罰，不以貴近而免，錄用命之士，厚歛事之家，正逗撓之刑，嚴培克之禁，恩足以

懷勇夫而義足以激歾士。又何患武功之不立哉。

二曰廣召募。臣惟虜衆深入。我軍遇之。衆寡不敵。遂至戰沒。故諫者多患邊兵之少。而欲急發京軍與之協助。然臣以爲近日之事。若使諸臣守禦者。能以地方大事爲念。不分彼此。而并力協謀。互相策應。縱無大利。自可保全。我軍不至盡沒於虜。然則所以致敗者。或不專在于衆寡之故也。古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今邊郡土人多能戰者。亦往往入堡與軍士相兼守禦。臣請益募以應敵。此其賢于京軍遠矣。蓋

士兵生長邊方。孰知地利。耐寒苦。習戰鬥。內欲爲其
室廬墳墓之衛。外欲報其父兄子弟之仇。人自爲戰。
勇氣百倍。但患將帥不能撫恤。而虐使之。是以憚于
應募。宜懸示厚賞。資以器械。優以糧餉。許以事定之
後。復業歸農。不籍其名。有。所。得。于。敵。卽。以。予。之。則。勇
健者。爭出爲用矣。若夫京軍。平時參養驕惰。不經戰
陳。道里非所諳。勞苦非所習。况大將一出。恭隨之類。
動輒數十百人。名爲報効。從軍實則因緣圖利。故臨
陳則退縮不前。失利則爭先竄匿。幸而克捷。則攘人

之功以爲已有。且首級之利。武夫所貪。今彼以性命得之。此以談笑奪之。使邊人解體。戰士離心。率由於此。爲將者亦私其愛。或因權貴所屬。明知其壞事而。不加禁戢。致失軍情。誠非細故。臣請自今每遇邊警。不必動調京軍。或止命大將將之。駐劄近地。遙爲聲援。使虜知吾內外有備。亦當聞風遁去。必不得已而往。尤宜禁約部下。叅隨親兵。不得侵奪邊功。沮壞軍法。仍戒其不得邀殺被虜逃回之人。以冒功賞。如有犯者。雖主帥所甚愛。必斬于軍門。以徇。若將官任情。

回護聽紀功御史指實叅奏。庶幾可革前弊。雖然兵難踰度今日之事。臣豈敢必京軍之可以無出乎。昔成化間滿四之亂。謀者多請自京師發兵討之。大學士彭時力持不可。或以危言怵之。時不爲動。後滿四卒平之于土兵之手。前事可徵。是固當軸者之所宜熟計而審處也。

三日嚴教練。臣惟今日軍士坐食者多。能戰者少。加以私門多役。占之夫。尺籍有詭射之弊。內則宿衛單薄。外則營堡空虛。近者明詔特開投克之科。以收爪

牙之用。斯亦權時補弊之一策也。然臣聞兵貴精不

貴多。多而不精。亦徒然耳。乞勅兵部并選差素有風

力給事中御史三四員。公同各營將官。將見在軍士

通行簡視。凡其老疾者去。疲懦者去。游手無賴。詭名

不堪者存。健以分材。銳之食而殺之。餘情

冒籍。而實不堪用者去。抽選精銳。與投充之人。新舊

相兼。什伍相比。嚴加教閱。以備緩急。至于操練之法。

止是教以坐作進退。分合疾徐之節。外雖整肅可觀。

其實臨敵無用。况與胡虜戰。如獸伏鳥散。豈暇從容。

應節哉。自今操練務須人習一藝。藝必精通。又須每

人兼之以射。蓋弓弩實中國之長技。而兩軍相遭。必長短之兵兼用。乃能取勝。臣請于各營將士中。及附近州縣。選取善騎射者。不拘軍民官舍。立爲教師。分領團隊。使專一教射。定爲賞格。以十矢爲率。能中八矢者爲上。五矢者爲中。皆有賞。三四矢者爲平。不賞。不及三矢者有罰。合格者月糧之外。別加賞給。其教師亦視所教之人。合格之多寡爲賞。罰。凡軍士有爭訟。則射有過誤。則射有所請求。則射視其中否。而予奪之。其他技能。以此爲準。仍行下各邊。悉倣此格施。

行其器之良者，如廣中騫獍，及唐鄧等處所用藥弩之類，皆取其法，俾軍士演習以備用。語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使人人自勵于武勇，則雖京軍亦可用之于邊，不二三年，可以得志於外夷矣。

四曰修馬政。馬政之不善，未有甚于今日者也。牧于官者，各存而實亡，牧于民者，有損而無益。兩京畿山東河南之民，編戶養馬，已不勝其困。順天等府縣又有寄養騎操馬匹，孳息不蕃，倒歿相繼，秣飼之累，賠償之苦，動至竭產而不能支，比其俵散騎操，類多疲

病羸瘠。馳騁內地。力已不堪。出塞禦戎。尤非其任。昔
晉人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杜牧亦稱河北產健馬。
下者日馳二百里。今安在耶。民有養馬之害。官無得
馬之利。不行先王之法。而襲宋人保馬之政。是法也
亦可少變乎。夫馬所以蕃息者。豈有他哉。主之有人。
牧之有地。食之有法而已。比來士大夫選華擇要。不
喜親考牧之職。在內則太僕長貳。遷轉不常。既難望
其誠心經理。在外則苑馬等官。類取資格稍下。聲望
不揚者爲之。間有能自振拔者。蓋亦鮮矣。是主之非

其人也。自永樂以來。各處艸場及監苑故地。大抵侵據於勢要。昔之建言者。蓋屢及之。近日明詔。亦俾經理。顧未及施行。而不逞之徒。已倡言沮之。自非聖心獨斷於上。而當事者能以身任怨。不爲浮言搖奪。未足以議此也。曾此不圖。而因襲故轍。重困吾民。民之力有限。馬之害無窮。卒之人馬俱斃而已。是牧之非其地也。古之畜牧皆有政。令有司者掌之。自游牧去特。騰放調習。莫不有法。今皆無之。且一馬而朋牧于數人。今日在甲。明日在乙。牧無恆主。姦弊日滋。燥

溼寒煖之不調。飢飽勞逸之不節。而馬日病矣。是食之非其法也。三者之患不去。求馬政之舉。終不可得矣。昔唐初馬少。及張萬歲領羣牧。在官數十年。不遷置八坊四十八監於隴右河西。地廣千里。募民墾田數千百頃。以給芻秣。其後馬大蕃息。至七十餘萬匹。今其地固在前。史所稱肥饒而善水艸者。宜不異于古。誠能依倣舊迹。斟酌時宜。立爲通融經久之法。務使上不病公。下不妨民。擇廷臣中有才望者。俾專經理其事。委之重權。假以歲月。聽自舉其屬。惟務得人。

不限資品俟其事稍就緒然後推行于山西遼東諸路其在兩畿山東河南者必如先朝大學士丘濬所謂於民養之中而寓以官牧之意又自今歲以前宿連一切蠲之與民更始而後可爲也臣聞有治人無治法治豈有無弊者哉變而通之亦存乎人焉耳矣五曰作士氣用兵之道以氣爲主強敵在前援枹鼓當矢石喑鳴叱咤而三軍披靡者氣爲之也古之善御將者必先厲其氣鼓舞振作之術有出于爵賞刑戮之外者故士也踴躍奮迅而願效其死自承平日

久士大夫鄙薄武臣。雖位均體敵。猶蔑視之。事有相關。任意徑行。不相咨覆。稍下則慢易凌辱。無所不至。武臣亦不自貴重。曲意奉之。若中朝貴人。啣命出鎮者。勢尤赫奕。將吏奔走俯伏。奉事稱呼之間。真與廝養無異。其間頑鈍無恥者。固不羞爲人下。而英偉磊落之士。宜亦有忸怩不安者矣。非惟觀瞻不雅。體統有失。且使士氣因此銷沮。蓋人之氣。槩激之則日伸。挫之則日屈。譬如文臣初出仕者。類多英銳。及其沉抑於州縣。奔走于送迎。往往志氣頹靡。鋒鋦畧盡。

又况武夫素無執守。尤易摧屈者哉。謀者必謂此曹
麤獷。恐假以顏色。易生驕慢。臣謂獎與大過。使桀黠
之徒得志橫行。固非盛世之福。而摧抑過當。使英雄
之士垂首喪氣。亦烏得爲便計哉。要在適其中而已。
乞勅所在鎮巡藩臬等官。此後接遇將官。必加禮貌。
自非違法生事。非禮害人者。不得輕肆凌辱。事有應
共議者。平心易氣。與之商確。彼所執苟是。卽宜樂從。
或有奇材異能。自當優爲之禮。虚心以下之。至誠以
動之。庶幾士氣日昌。國威可立。

六曰拔異才。言當今之患者，皆曰才難。上自朝列，下至郡縣，皆有乏才之憂，而軍旅之任，尤患不得其人。是豈果無人哉？夫天下未嘗無才，而用才者類不足以盡之。限以資格，則豪傑之在下者不進；拘以弓馬，一夫之技，則智畧萬人之敵見遺。取人而求備，則倜儻不羈之才，以詿誤而弃去者有之矣。及其有急，寧取潦倒龍鍾、貪鄙闇劣者，使當大任，不知求才之方，而猥以爲才之難得，亦甚不思也。且夫英雄特達之士，其中必有所自負，苟非上之人，深知而異待之，則

彼固未有樂于效死。而盡其能矣。管李愬攻淮西。獲其降將李祐。用爲心腹。諸將疑忌。流言上聞。而愬力保持之。祐至感泣。卒用其策。以擒吳元濟。故夫士不素厚。而輕使之。未有見其成功者也。今偏裨行伍之中。豈無異才。而不能自達於上者多矣。惟本兵若行。選大臣。慨然思爲。明主求才有賢勞者。不必限以下位。有智略者。不必計其小過。虛心訪求。多方蒐採。或督令管軍官員。各舉所知。叅伍考驗。果得其人。即不次拔擢。待以殊禮。推赤心而置其腹。加厚賞以勸。

其勞。使有以自異于衆。三軍之士。屬目向之。而彼不
思所以自效者。非人也。至于軍士。亦擇其勇銳機警
者。異視之。俾凡有技能。皆得以自見。而不至雜然于
儔伍之中。平居感奮。思赴功名之會。緩急之際。必有
可使者矣。臣又聞昔之行軍者。必多置介貳叅佐。以
廣耳目。咨計畫。且以收遺逸之才。杜意外之變。聞今
軍中亦自有諸名號。但或非朝廷所位置。故士得
之。不以爲榮。臣以爲士之智勇而嘗有功者。宜別立
異名以居之。若古所謂叅謀典籤。行軍司馬之類者。

使其禮秩體統即此官而與其名以示衆人自樂爲用稍與衆殊以示寵異。倘以爲可行自

豈論大小哉

京官推之各邊。是亦激勵人才之一策也。

七日恤將士。臣惟守邊之卒。百戰傷夷。終年勤苦。視內地坐食者。勞逸苦樂。不可同年而語。在上者不加優恤。如陸贄所謂怨生於不均者。旣所不免矣。而將帥又從而賸剝之。計其平居怨望不細。而一日驅之使冒白刃。難矣。幸陛下憫念邊兵。灼見此弊。特於詔條中。嚴尅減月糧之禁。禁之誠是也。然臣愚以爲苟未有以易之。則此弊終不可革。何者。朝廷恤將

帥然後將帥愛士卒自然之勢也。臣觀昔之人主稱善任將者。莫如宋太祖。太祖之用李漢超郭進諸人。使守邊也。皆厚以關市之租。饒以金帛之賜。家屬在京。仰給於縣官。貿易往來。不問其商稅。故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虜情。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多致克捷。終太祖世無西北之患。蓋恒人之情。私計不足。則常怠於奉公。况將帥捐一身以當安危之衝。此尤不可不恤其私矣。彼其區區之俸祿。不足以自給。則百計漁獵。以資賂遺之不暇。又何暇爲

明主養士。以收奇功乎。竊見國家無名之費。歲以萬萬計。誠能捐其半。以厚邊臣俸祿。常賜之外。別有以優之。俾得多收智勇之士。以爲心腹巧慧者。用之以

○王○精○李○牧○俱○以○此○五○功○

知氣候。熟于韜略者。用之以叅謀議。山川險易。虜情虛實。行兵調度。皆講之有素。不至臨事張皇。又將帥旣饒於財。自然優假士卒。國家養兵之惠。得以下流。雖素觖望者。亦感恩而知愛其上矣。昔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遂能破走東胡。魏尚爲雲中守。出私錢三日。一椎牛饗士。是以匈奴遠

避使今之守邊者能然。虜雖有十倍之衆，臣知其無能爲也。

八曰擇主帥。主帥者，三軍之司命，而一國之禍福繫焉。故用兵之道，擇帥而已。夫秉鉞而專行，握機而立斷，類非簿書筐篋之才，弓馬一夫之長，所能辦也。精神主氣，足以折衝，威稜氣槩，足以懾敵。定力雅量，足以任重。遠心曠度，足以用人。長筭碩畧，足以濟變。而體之以忠誠，將之以慎密，兼是數者，可以稱大將之任矣。今諸將中，有名者不過數人，亦可當一面之寄。

若具文武全才。堪爲大將者。其誰與竊以爲威望素
淺者。則臨事難以服人。人品不高者。則所爲必多顧
慮。是未足以當推轂之首選也。惟 聖天子恢弘雅

度。不以小過而舍干城之器。不以浮言而廢有用之
才。大臣當選將之任者。又能竭誠體國。取其才望之
過人。而不憂其名位之軋已。則可爲大將者出矣。且
擇將非難。任將爲難。爲將者。非如州縣米鹽之吏。可
以歲課遷也。苟其人可任。近則十年。遠則二三十年。
甚者終其身而已。今月改而歲移。坐席未暖。又更他

鎮地形未識。土俗未諳。軍情未接。而已去之。雖有韓
白爲帥。無以成功矣。夫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度外
之事。漢用陳平。捐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遂以滅
項羽。今之邊臣。動支一錢穀。拔用一將校。稍破長格。
則文法吏且操尺寸以議其後。顯效不錄。流言亟行。
彼方求免于誦訕之不暇。又何以責其有功。設令將
得其人。任之有道。調停糧餉。厚恤邊民。以裕其力。廣
開屯田。疏通鹽法。以豐其財。無以貴倖之臣。開之。以
一其權。假以歲年。不爲人言沮奪。使得展布。以盡其

才。養威蓄銳。以待事會之來。雖一舉取虜。可也。臣又聞之。天下事有本末邊境末也。朝廷本也。昔已已之變。有一于謙。遂以安靖。近孝宗晚年信任劉大夏。則北虜雖或跳梁。而終亦無患。斯治其本之效也。今夫富人之營居室者。刀鋸斤削之工。豈必一一擇之。亦惟求工師之良者而委任焉。指使羣匠各當其能。則其室易成而難壞。兵者國之大事。非特居室也。不爲之擇良工師可乎。今舍大圖細計。其末而忘其本也。雖終日汲汲。豈有益哉。伏惟聖明深爲社稷

至計憂其所當先者。天下幸甚。極本窮源之論。誠莫過于此。故臣條邊務而以是終焉。

詔修濟通州開河議

通州開河

臣伏以通惠一河。乃前元都水監郭守敬所開。國朝自文皇帝定鼎北方。歲漕東南租賦。以給京師。其始因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命尚書宋禮平江伯陳瑄開通漕河。以代海運。而自通州至都城四十里間。陸輓爲難。乃議濬守敬所開故道。置閘蓄水。以通漕舟。然歲久廢弛。河日淤塞。仍用陸輓車輛脚價。所

費不貲。遂致加耗日重。東南民力。不勝其困。當純
皇帝時。嘗議修復。而豪貴不便。訛言沸騰。假造妖異
以動。上聽其事。遂寢。識者恨之。迨今又數十年矣。
國計之屈。民力之困。又非曩時比。修復之計。誠宜亟
行而不可緩者。幸賴陛下聖明。俯從言者之奏。特
命大臣相度可否。詔旨諄切。期在必行。凡有志于
經國者。皆以爲希世之遇。而異議之徒。猶籍籍病其
功之難成。非特不智。蓋不忠也。臣請得以備折之。今
之謀者曰。風水之說。世所恆言。通惠泉源出自西山。

流經大內，今欲開導，慮于諸陵及京城形勢有效。臣以爲是特卜史鄙淺之言，君子不道也，就令有之，則河道山陵地絕遠，於其所謂陰陽向背之說，亦遜乎不相及。矧今不過因仍故道，稍加濬治，非有鑿山通道，動絕地脉之患也。而於京城形勢，亦何損乎。難者又曰：國家財力方困，公私耗竭，驟興大役，何以堪之。且水道之遲，孰與陸輓之疾乎。臣以爲成大事者，不計小費，而不一勞者，不永逸。陸輓之費，歲無慮數十萬，誠令捐三四年之貲，以就此役，猶將爲之。而

况故迹尚存。泉源不竭。功可計日而成。所費未必至是乎。且舍陸就舟。所費十倍。水道淹留。不過數日。雖有剝載之勞。而無雨雪泥濘之阻。以其費之多寡。而當其行之遲疾。利害亦較然矣。難者又曰。京城內外。游手何啻萬人。藉輓運。儻直以餬口。一旦罷之。將使失業。恐生他變。臣又以為不然。夫所謂濬河者。非曰遂廢陸輓也。謂與陸輓並行也。河成之後。立為禁例。惟以通軍民之運船。餘若商賈之負載。官民之往來。仍從陸行。則舟楫不至壅塞。車輛可以無廢。一舉而

兩利存焉。民方便之。何變之生哉。凡悠悠之談。其大指不出此三端。而自明者視之。皆不足憂也。夫天下事。謀之貴詳。而斷之在獨。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惟廟堂之上。剛斷不惑。而任事之臣。能一心爲國。無怵于人言。則功可成矣。彼倡爲異議者。特世家大姓。利就直之入而已。朝廷之威令苟行。彼亦何敢噤嚙其間哉。若夫修濬之法。要在相度高下。竊聞京城地勢。視通州爲高。而水勢就下。蓄洩爲難。河身淺。則遇旱易涸。而難行。閘坐卑。則泉源迅疾。

而難積。今宜于近京之處。大東橋迤東挑掘令深。去
高。就卑。使畧平坦。增置閘坐。多爲板級。上去則河平。
板高則水深。而挽舟逆上者。無艱阻之患矣。仍添設
治河之官。重其責任。時常加疏濬。凡諸仍勢射利之
徒。假以尚方供用爲名。放舟挽阻。運船者坐以違制
之罪。啓閉有節。蓄洩以時。此河一成而不廢。則腳價
可除。加耗可減。東南之民。庶幾有瘳乎。且昔者置倉
于通州。正以輓運艱難。不能全達京師。而爲此權宜
不得已之計。有識者蓋深爲朝廷憂之。已巳之難。

嘗用言者計。焚馬房之芻粟矣。斯實前事之明鑑也。此河既開。道倉可罷。軍士之受糧于官者。免往來担載之勞。而太倉陳陳之粟。深貯嚴城。可無意外之虞矣。豈非萬世之利哉。抑臣又有私憂過計者。國家財賦。出自東南。所賴以通往來者。一河而已。沛水淤塞。漕舟遂梗。籍令有不測之患。過于此者。又將何以待之。是以先朝憂國之臣。如大學士丘濬者。嘗建海運之策。其慮雖若迂遠。而其說不爲無徵。臣愚以爲漕運之法。固當萬世無廢。而海運之舟。亦可預習以備

此策情而不用可也

不時之需。宜博求諳知海道。如元之朱清張瑄者。使
熱議而行之。萬一有他故。此不來而彼來。亦國計之
一助也。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南畿巡撫

由魏初設巡撫。胡公以破胡公去後。周文襄統之。

昔在宣德初。吉郡胡公繁。以大理卿巡撫南畿。威望

因以寬二公行事如此。以勅書所載。胡公有神筆。

甚著。論者或頗譏其苛刻。然余嘗聞諸長老言。當是

交頌之言。而周公每之也。二公皆為名臣。

時。天下乂安。江以南人物浩穰。鄉里滌惡。所為多踰

禮制。朝廷患之。賜公璽書。有祛除民害之語。惟公

亦以為莠盛苗穢。不可不鉏。故其為政尚嚴。雖所誅

罰不必皆中。然一時并兼豪植之徒。斬除略盡。姦宄
革心。小民得職。去之百年。而其名聲猶赫赫使人畏
仰。農畔走隸。皆知胡卿云。若公者。方諸漢吏。蓋趙京
兆尹扶風之流。非耶。自承平久而法抗敝也。流俗之
倫。以容養姦。蠹爲寬厚。從政者雍容簡貴。日坐官署
。 。 。 。 默數歲月。得美遷。卽去。苟少出意見。有所建易。則衆
口諠譁。流言飛文。上下交搆。必擠而去之。甚者陷之。
歾然後快。嗚呼可悲也。已令胡公在今日。身且不保。
安望其功名發聞若是乎。

卷終